

〔清〕楊恩壽著

坦園日記



K825.6/116

20930126

坦園日記

〔清〕楊恩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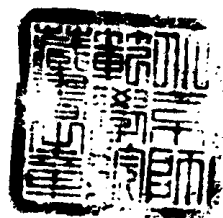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30126

930126



坦
上

1

4

坦園日記

〔清〕楊恩壽 著

陳長明 標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縣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2.25 字數238,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600,001—12,000

統一書號: 10186·375 定價(六): 1.00元

鷄聲顫蒼莽
晨光透一片
曉日如鏡
圓照微芙蓉面

十四陰昨日午刻自陽
朔開行徑涉波而上
夜航達旦計行百五里
天明後陸遇逆風船
行更緩劉周二僕竟
夜短衣立水中拉絳
衣覺辛苦上鐘後
始依桂林之水閣而泊
距省只二里許往送

完行三百餘里盤臥
於小艇中者四晝夜
皆余流平舛戾所
致也舟子粵人也時唱
土歌初聽之不甚了
依枕細繹其中有
絕妙者如苦竹山萬苦
竹低貧窮莫計富貴
妻苦竹山低苦竹萬貧
窮莫結富貴也雖古
詩不如是又有五更
鷄莫亂啼你若五更

陶錦卿運同黎友給司馬
黎竹於福恩廣又這賺則
鄰戲正歇午時也聞演
桂棠狗家驢等割餅罷
乃四門吃醋扇墳也四門
不足觀扇墳差可吃醋乃
喜紅得意之作也始則貌
為恭敬繼則醉態逼真
迨返家時要語怒語忠語
浪語褻語罵妄語咒夫語
詆叔語千態萬狀一時並
作而臺下笑聲不絕印
身觀之村姑聞其紅白

婆亦喝采為喜紅為誰祥
泰之領袖也
初二日晴馮孝則太守罷官
回粵已刻督程行李等狀
盡之德惻兼山父亦於是
日旋省便寄家書并衣
數襲矣今日門下始入塾
聞祥泰演墨蠻進表
采石磯大紅袍等割驢之
約略可辨奈初揮毫比
不便往觀恐門下步亦步
趨亦趨也紅瑜璽上神往
久之粉牆兒高似青天迺

出版說明

楊恩壽，字鶴儔，號蓬海、朋海，別署蓬道人，湖南長沙人。生於清道光十四年（一八三五）*。同治庚午舉人。在雲南、貴州作幕賓。光緒初，授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銜，湖北候補知府。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卒。平生著述頗富，彙刻爲《坦園叢書》十四種。曾自謂「半生所造，以曲子爲最，詩次之，古賦、四六又次之，其餘不足觀也」（同治四年九月十三日日記），至今仍以戲曲作家和戲曲理論家爲人所知。所著傳奇《理靈坡》、《再來人》、《桃花源》、《麻灘驛》、《婉嬪封》、《桂枝香》，合稱《坦園六種曲》，尚有《鴛鴦帶》一種未刊。戲曲理論著作有《詞餘叢話》、《續詞餘叢話》各三卷，收入《坦園叢書》，解放後又由中國戲曲研究院編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這部《坦園日記》，是楊氏家藏的手稿，經作者親自抄清，共存十冊，從未刊行過。自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二月，至同治九年庚午十月這九冊，除開頭兩處各脫去半年之外，再無間斷。最後一冊則是同治十三年正月十四日起，由長沙經漢口、上海至北京的日記，止於三月初七，當是謄錄中斷，餘稿遂未得留傳。

日記內容可分爲四個部分：一、原題《郴游日記》的，是他受湖南郴州知州魏鏡余式曾聘爲西席，教魏的兩個兒子讀書時所作，共兩年餘；二、今題《北流日記》的，是他第一次出省，隨其六兄麓生赴廣西北流知縣任，辦理刑名、錢穀事宜兼管稅關時所作，約兩年；三、今題《長沙日記》的，是在麓生調任宣化知縣後，他回長沙家居時所作，約四年，中間曾在府署任事，及應魏鏡余之聘赴澧州主持修訂州志兩月；四、原題《燕游日記》的，爲由長沙赴京師應舉人覆試時所作。前三個部分，記錄了他從廿九歲到三十七歲時的生活見聞和思想。以長沙爲中心，往還各地途中，旅程道里的記述，頗具文采；所載地方風俗物產，以及時事傳聞，也有資料價值。長沙家居的日記，雖較平淡，而省會所在，政治與學術方面著名人物的行事見于記載者，亦有助於考訂。作者身居衙幕，與當地官員酬應頗多，對官場的腐敗，並時有揭露。如同治八年李鴻章任湖廣總督時，將湖南布政使李榕革職事，《清代職官年表》僅云：「李榕，三月十二日革。」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二月十三日云：

得春甫書，言申夫竟爲少荃所劾，捕其私人矣。少荃一至而報怨，猶賢於近世大吏暗擠而外容者。

《垣園日記》二月廿日記云：

李申甫方伯任用伶人翠喜，致掛彈章。雖其中多文致誣衊之詞，究係咎由自取。凡

處仕途者或不免嗜好，須不假以事權，庶於公事無損，倘魁柄下移，鮮不敗矣。所論較爲深入。兩者合看，此案大體可知。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日記中極多觀劇的紀錄，尤以湘劇居多。所記劇場和戲班名稱，劇目和情節，演員姓名和演技，是近代戲曲史的珍貴資料。在廣西的日記還叙及粵劇班社演出的情況。作者酷愛戲曲，自稱十餘歲時即有「戲癖」，其所記述，必當爲研究者所重視。日記中並隨時錄存所作詩詞，部份于刊集《坦園詩錄、詞錄》時已刪，僅在日記手稿中保存。

日記手稿的第一、二冊，封面原標明卷一、卷二，以下各冊則未依例照題。今酌按行蹤劃分，其在一地時間較長的再按年分卷，共爲八卷，加標點排印。原稿的明顯筆誤逕予改正。所記人名、地名前後用字不一致的，則各依原稿，不作統一。

本書承許維珍、楊慧兩同志提供手稿，由陳長明同志標點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三月

• 楊恩壽，清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初九生，爲公曆一八三五年一月七日。

• 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光緒十七年辛卯四月卅日：「得蓬海凶問。前書未復，人命迅速，可駭！」

坦園日記目錄

卷一	榔游日記	一
卷二	榔游日記	四九
卷三	北流日記	九四
卷四	北流日記	一五一
卷五	長沙日記	一九六
卷六	長沙日記	二五六
卷七	長沙日記	三〇四
卷八	燕游日記	三七二

坦園日記卷一

郴游日記

同治壬戌年

二月二十四日 早晴，晚雨。是日黎明，辭父母兄弟而登舟。老母卧病在床，嚴親倚門而送。「壯士不流臨別淚」，古人欺余哉！同舟爲魏芭江、張亦欣兩兄，談笑甚樂。夜泊暮雲司，篷窗秉燭，客況淒涼。回憶昨宵文嶽生談昔人《月賦》有句云「今夕一家，明夜千里」，始歎其語之沈著也。今日甄別，書院此時，考棚燭影吟聲，其光景宛然可繪。

廿五日 早雨，晚晴。已初泊湘潭縣之觀湘門。譜兄羅子鴻司馬適宰是邑，遂勾留一日，張飲快談，及歸，已桅燈紅矣。同座者爲李紫瀾海觀王春波開運兩大令，居停饒余太守、芭江學博及余，凡五人。遇妙便章寄家書數行。

廿六日 陰雨。舟行容與，自在中流。兩岸油菜著花，翠玉黃金，天然秀媚。午後作《泊湘潭》詩云：「觀湘門外水平鋪，兩岸人家似畫圖。一夕清談燒筍宴，謂羅子鴻司馬。五更鄉夢雨花

湖。不常聚散徵前定，漸老年華感故吾。此地經過剛七度，游蹤歷歷未模糊。」又《湘潭道中感懷》云：「扁舟緩緩度清湘，雲水迷離別緒長。挾瑟三年慚下客，離家百里即他鄉。出山小草非初志，卻病當歸寄藥方。」時老母、六兄病尚未痊。遙識慈親念游子，行程代計費猜詳。」詩成雨止，夕陽在山，對此更增別離之感。泊星巖市，距湘潭七十里。《夜泊》詩云：「細雨星巖市，黃昏正泊舟。燈光明野店，角語咽江流。別緒無端觸，酒香今尚留。昨宵轟飲樂，鴻爪記潭州。」

廿七日 雨。行八十五里，泊貫亭。自曉迄暮，雨不息聲。幸順風，始揚帆而行。日間與居停作書甚忙。

廿八日 大雨。泊黃石灣。

廿九日 晴。《雜憶》詩云：「遠念良朋動別情，蓮花臺畔讀書聲。離愁無限君知否？陡似春潮一夜生！」寄雲。「幾回花下快飛觴，此日衣邊酒尚香。料得傳觀應絕倒，臨歧曾唱《賀新郎》。」杏生。乃弟花燭，臨行成《賀新郎》一闕，甚辭。「武陵同去訪桃花，爾我盤桓似在家。今日別君重作客，敦州從此是天涯。」指阜。「形跡年來兩不拘，臯比高擁對門居。勸君薦士須留意，珍重昌黎一紙書。」商農。「北風大作，掛帆直進，未晡遂泊衡山。有句云：『水沸時疑雨，帆高欲掛雲。』」

三月初一日 陰。風恬浪靜，牽纜而行。岸草如茵，山花似錦，啓窗可掬，入目皆詩。去衡山七十五里，泊杜家湖。

初二日 晴。《客感》云：「祇爲饑驅出，頻年悔浪游。春華負三月，嵐氣壓孤舟。游子固無恙，老親多隱憂。此心逐湘水，日向故鄉流。」一舸泝江濱，江濱淑氣新。雲低青草合，波靜白鷗馴。異縣鄉音改，同舟客伴親。何由破岑寂，索句不嫌頻。」夜泊耒河口。

初三日 晴。辰初泊衡州。因居停繞道謁觀察使，故牽率至此焉。《舟中口占》云：「鳥聲到處勸提壺，小榼斜陽趁市沽。拌向舟中終日醉，離懷不醉不模糊。」茅屋臨江夕照遲，村翁扶杖小孫隨。倚門閒看船來去，到老何曾解別離。」琴囊劍匣感飄零，勝地何緣得再經。十五年來風景好，嶽雲依舊滿船青。」三月初三例雨風，一樽孤負百花紅。今年上巳偏晴燠，可奈離人正客中。」亭午偕張君亦欣入西門，登中正樓，高螺舟太守所顏額也。游韓公祠，戶闔，久叩不啓。遂至通守署。此十五年前釣弋處也。時鹽務已裁，官又因公調省，衙齋遂墟，故得徑入。落花有淚，庭草無人。培福亭巋然猶存，蛛網塵封，淒涼特甚。亭後即余侍親讀書地，老屋欲圯，一木支焉。昔余臨行時，曾書「何年重到此，今日且歸家」十字於壁，啓糊紙尋之，依稀可辨。後圖書塾極幽敞，今則廢爲馬廐矣。昔余客此時，離務正盛，晨鼓雷鳴，暮柳雨急，笙歌應月，酒氣蒸雲，其公子鮮衣華服，意氣發皇，視我輩寒儒，匿笑

萬端，余亦不屑與之較。自咸豐改元後，芟亭司馬已赴道山，眷屬因賊劫而貧，流寓常德，宦囊如洗，困苦不堪，次公子晃生，因余游揚，始得游泮。重重往事，觸緒而來，流連久之，且行且太息。復由西門歸舟。五更夢家大人乘輿，余偕陳某同行，遇諸塗，大人下輿，一笑而寤。相遇之地，蓋東長街黃泥堰口云。

初四日 晴，甚燠，更袷衣焉。早起探得財神殿演老天源部，午間遂獨步河街，入賓日門，由集賢巷而至劇場，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始演《趙宏觀榜》，次演《沙橋餞別》，殊冷落也。忽芭江兄至，見此劇，立少許，辭而之它。排場忽換爲《斬黃袍》之戲，生旦淨丑頗佳，韓素梅風神甚雋，稍嫌環肥耳。午臺歇，余遂回舟，飯後，仍舊路焉。正演《生祭》，一聲淚落，千古心酸，雖玉貌稍斑，而珠喉最脆，蓋衡郡之鞠部班頭也。次演崑曲之《刺梁》，最劣。興致闌珊，出郭門，殆將歸矣，河市行人如織，譁言萬壽宮戲局絕佳，余亦隨之而往。正演《三官堂》全園。僭箇負情儂，余所素惡，且是部子弟，老者白髮新矣，少者黃口粲然，參伍錯綜，尤不耐寓目。臺下三五年相謂：「此義合班也，視老天源相去甚遠。」旨哉言乎！黃昏人散，踽踽獨歸，新月如鉤，遠掛林杪。居停飲觀察署未回。泊衡州一日，職是故耳。閱省鈔，知夏寶生署湘陰，惜余已出省，不與之偕。嘻，緣也！

初五日 黎明發衡州。轉棹十餘里，仍由耒河口入。山重水複，波平如鏡，牽纜而行。天氣

暖甚，揮汗漬衣，雖是春三，不殊夏五。申初，西南風作，吹雨入牕，熱氣少解。俄焉雲散，復覩夕陽。與亦欣，芭江展觀《送別圖》，畫裏家鄉，宛然在目。題句數子，皆至好也。惜寄雲無詩，他日必令補作。行五十里，泊船溪司千壽寺下。

初六日 大晴，酷熱。行九十里，泊蘆堡。晚送輕雷，俄霏細雨，新月色淡紅，熱氣愈熾。計歸期必在六月，彼時舟中之熱，較此奚啻百倍，每一念及，神先惕焉。午間，芭兄談有蕭明府善出謎，嘗以「錦心繡口，鳳翥鸞翔」八字猜《詩經》一句，蓋「織文鳥章」也，頗工巧。昨夕夢至一處，舟行城下，舍而登岸，崇樓傑閣，金碧輝煌，門外有篆書聯云：「必入乎道出乎道，惟啓乃心沃乃心。」語殊不倫。少進，額書「滕王閣」三字，字徑尺，甚工。余始恍然曰：「王子安有『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之句，南浦、西山，究在何處？」忽皮鶴泉捧茶徐步而至。余曰：「現撰一聯，請君代書，刊而懸之！」聯云：「渺渺千秋，須知都督憐才意；匆匆一過，正是王郎弱冠時。」鶴泉意若不屬，睨而不答。余復緣梯而上，憑闌俯視，但見怒濤噴雪，聲吼如雷，遂驚寤。滕王閣乃平生未到之處，皮鶴泉非日間所思之人，自製楹聯，亦不工整，忽成是夢，是何因耶？

初七日 早間雷雨交作，解纜後復覩晴曦，南風怒號，熱惱如暑。繆夫告疲，行數里輒少憩。一小山，環山皆古樹，樹密交柯，維舟其下，滿窗青綠，亟登眺焉。忽鉦鼓聲自遠來，詢之，

乃鄉人掃墓也。鄉俗於掃墓日，老者捧柳枝前行，少者、賤者，或携食楮，或掇冥錢，或鳴金，或伐鼓，且有把小爆竹者，行且燃放，雜入鉦鼓聲中，高下應節，而執事之人，無情容，無笑聲，無旁視，無凌躐，鄉居僻壤，留古風焉。觸目猛省，始知是日爲清明。蹙蹙道塗，竟忘佳節，殊可歎也。行三十里，泊小江口，始入耒陽境。

初八日 黎明，雷電風雨，一時並作。一舟播盪，水沸如湯，殘夢忽醒，萬感俱集。爲此蠅頭小利，竟作千里之游，當年蓬矢桑弧，豈爲依人作嫁而設！老母新病未愈，六兄舊恙甫痊，離家半月，未得安書，尤令人志忑不已。竟日陰霾，北風微動。因江面甚窄而多灣，風色忽順忽逆，揚帆、牽纜，俄數更焉。行八十里，泊楓樹灘，斷岸童山，並無野店。午刻草致杏生書云：「一肩行李，王粲依人；千尺桃花，汪倫送客。茶心最苦，既分鹿洞之奇；酒面猶甘，特荷驪樽之設。挑燈讀畫，按譜填詞，雲誼重重，霞思渺渺。每值柳青綻雨，草綠沒雲，歸鶉噪而落日黃，野鐘鳴而江月白，眷言益友，彌切離愁。雙丸不居，三春易逝。西風桂窟，待飄雲外之香；南浦蒲帆，定返天邊之棹。殷殷握手，欸欸譚心。開十二翠玉之屏，買三百青錢之醉。我留後約，君慎前修。懋勉以時，珍衛在意。」晚間，居停示《舟行口占》詩云：「昨夜添新漲，今朝泛棹宜。寄言行路者，總有順風時。」渠由幕入官，亨得於困，故言之有包孕如此。

初九日 雨急風寒，重裘尚形縮瑟；寒燠不時，一至如此！行百餘里，黃昏雨更大，遂野泊荒山下。舟人不能舉其名，聞距末陽僅廿餘里。

初十日 微雨。午初泊末陽，少頃仍發。草寄家書，由驛達去。《舟過工部墓》詩云：「一代稱詩史，千秋有正聲。來瞻夫子墓，愁過末陽城。蔓草荒煙冷，空山落日情。樽中餘白酒，不敢奠先生。」我亦苦騷屑，饑驅劇可憐。牢愁幕中客，辛苦壯游篇。此日正行役，輕風好泛船；遙看華表下，光燄貫長天。」去末陽三十餘里，泊沙頭坪。舟人亦不能舉其名，有牧豎驅犢沿河而行，問之始悉。

十一日 雨。《舟行有憶》詩云：「一帆直入白雲間，客裏閒愁未易刪。絕愛可人眉黛好，誰將新樣畫春山？」是誰携手上河梁，南浦風來酒易涼。歧路匆匆通數語，綠波如練又他鄉！」「新月初生乍泊舟，一聲長笛韻偏幽。吹來不管離人老，江上何人正倚樓？」「山鄉衡嶽總瓏玲，山畔長亭更短亭。兩岸人家住仙境，菜花風裏柳青青。」「曾記城南選勝場，冰紉借得篋中藏。桃花扇底春如許，搖向風前影亦香。」「湘垣買醉趁芳辰，《白雪陽春》一曲新。豪氣直騰三百丈，熱場難得熱腸人。」「漁人曾自武陵回，記過君家策馬來。最愛玉堂橋畔路，梅花一樹雪中開。」「良辰淑景憶前游，彈指年華又一周。從古美人顰更好，三分病態七分愁。」末山產煤，雨後煤氣如雪，上與雲齊，風來吹散，濛濛成霰，觸之有硫磺味。噫嘻，此漳鄉

也！行六十餘里，泊梅洲。忽芭江兄因過飽染瘴，嘔逆委頓，呻吟竟夜，擾余亦不成眠。

十二日 陰。泊西河口，距永興二十餘里。對岸人聲騰沸，正唱花鼓詞。楚俗於崑曲、二簧之外，別創淫辭，余固久知之而未見也。時沈霾淨掃，新月微明，與桂僕以百錢另買小舟，剪波而渡。至則金鼓轟雲，燈光如海。縛草爲臺，環以破布；臺側別有茅屋，蓋粧束處也。粧畢緣梯而上。鄉人爭先睹以爲快，咸伺於此，人數半於臺下焉。余至，正演次齣之半，不識其名。有書生留柳鶯婢於室，甫目成而書僮至，倉卒匿案下。書生與僮語，輒目注案下，案下人亦送盼焉。僮覺，執婢，書生羞而遁。僮婢相調，極諸冶態。臺下喝采之聲，幾蓋鉦鼓，擲金錢如雨。柳鶯流目而笑，若默謝云。次齣聞係《整鞋》。始出丑演張三，次出旦演金氏，爲嫂叔稱。三鞋破，倩金針紉。金始績而縫之，紡車線筐，神在箇中。縫畢，三、金唱歌以娛，此倡彼答，裹不耐聞。歌闌，遂摟而去。其排場合《金蓮調叔》及《賣肉打線》爲一。時斗柄欲東，露濃濕帽，余遂呼棹返。聞柳鶯爲金氏之弟。柳絮而娟，金頤而長，二惠雖稱二美，難弟究勝難兄。使柳隸梨園，亦佳品也。

十三日 晴。泝末河而上，兩岸皆土山，無片石，色黝而童，連亘二百餘里。至永興之下十三里，忽轟一巖，玲瓏削秀，高及百丈，腹微凹，鑿石成大士像。巖下水激如嘯，中聳大石，其形如獅，昂視大士，若頂禮焉。舟人告余曰：此觀音巖也。昔石獅據山腰，爲行人祟。觀音